

# 春节红包

□吴晓平

小时候,春节的期盼除了好吃好喝,还有妈妈的压岁钱。大年三十疯得人困马乏,终于撑不住眼皮睡下,第二天一大早醒来,第一件事情就是将小手伸进枕头下面,那里必定有一个还带着妈妈体温的红包。红包里不论钱多钱少,都会引发一阵欣喜的欢呼。

如今春节好简单,手机上拜年,手机上送红包,手指头动动,一个年就算过完了。

说是简单,其实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说,似乎也不简单。因为不懂网络,至今我用手机,除了短信和电话,其他功能一概不会。后来听说微信发短信不要钱,还可以和远在国外的女儿视频,于是,我也开通了微信,但大部分功能不会使用。半

年前,一个朋友送了个红包,我随便一点,不晓得怎么搞的,八块八毛钱就到我账上了。当时我吓了一跳,说,我怎么能随便要你钱呢?硬是还了他10元钱,搞得那位朋友很尴尬。后来我才知道,其实你不要他红包的话,完全可以不领,24小时后,钱就会自动回到他账上去了。

今年春节,我手机上有了几个朋友圈。从大年初一开始,就不断有人在圈内送红包。一开始我也跟着抢得蛮开心的,可是抢着抢着,就不好意思了——来而不往非礼也,你老拿别人的钱,怎么好意思?于是,我想还人家红包,又不晓得怎么操作?幸亏《听我韶韶》的制片,晓得我是个网络菜鸟,她在网上详细地教我如何发红包,如何分钱,什么是随机红包,什么是普通红包……终于学会了,我也尝试着发了一

个不大不小的红包,顿时收获不少感谢,很得意。

初五从外地回来,累了一天,早早睡下。就听放在客厅里充电的手机叮的一声,是谁发来短信?有心出去看看,舍不得刚焐热的被窝,想想无非是拜年祝福或恭喜发财的,不看也罢。叮,又是一声,忍住了,还是不看。紧接着一声,再一声……叮声绵密,声声惊魂。依经验,应该是某一朋友圈发的。拉被盖住耳朵,进入睡眠状态。忽又想,是不是送红包?假如送红包,抢晚了可就没了你的了。心一动,挣扎着想爬起,试试被窝外面太冷,为抢这几个小钱不值,还是缩进被窝。又想,这些密集的信息里,难保有一条我心仪的异性信息,晚上睡不着,想跟我拉拉家常呢?缩在暖烘烘的被窝里做着美梦,终于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起床,急忙打开手机,哇,果然一地红包,一路捡过去,收获颇丰!仔细看一下钱数,发现红包也颇有个性。过去的老领导,还保持惯有的矜持,普通红包不大不小,每人一个;过去的老部下,有的调皮捣蛋,居然发一分钱一个红包;有的发财了,在圈内互相比拼,你发20,我发40。我领到最大的一个红包,39块!想想好笑,一个春节,抢了半天红包,也不过才百把块钱。扫扫手机里的零钱,我又发了一个每人一块钱的红包出去,而且还写了一篇长长的领红包感言,故意一段段发——心底阴险酷想,昨晚你们左一声叮,右一声叮,像蚊子一样在我耳边,搅得我老人家不得安歇。今儿个一大早,我也来制造一片叮叮声,叫你们这些小炮子睡不安生!

## 微观



### 春已归来

金步摇

麦田里有几个放风筝的小孩子,他们奔跑着,呐喊着,小鸟一样的风筝晃悠悠地高飞了,一串诗意便在天上回旋,引人浮想联翩。小孩子的脸色红红的,充满活力,难道,春天,是从小孩子身上开始的?我发现了这样的秘密,欣喜极了,也随着小孩子在麦田里奔跑起来,突然感觉自己身上有了朝气,难道,春天也从从我身上开始了?

傍晚回到家,朋友圈里点赞纷纷,有个诗人朋友还即兴发来诗作:“你来,春就来,你美,春就美!”我想,春天,也从朋友身上开始了!

打开衣柜,一件件整理春装,心仪的长裙拿出来,随时准备配合春风的脚步,靓丽起来。突然想到辛弃疾那句“春已归来,看美人头上,袅袅春幡”,不由得笑了。看来,古人早就领悟了“春天,是从人的身上开始”这个道理。

### 得理且饶人

陈亦权

我六七岁的时候,有一次在家门口玩,我的邻居骑自行车回来路过这里,不小心把我撞倒了。那邻居连忙下车扶起我,而我的父亲也连忙从屋里跑了出来,他斥责那邻居说:“你骑车不长眼吗?”

“对不起,是我不好。”邻居连忙赔礼道歉。“是你不好?你骑车不长眼吗?”父亲接着说,嘴里骂骂咧咧。“我已经说了对不起,实在不行我赔钱给你,我说你骂人是干啥呢?”邻居也开始有些不高兴了,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吵了起来,最后还拳脚相向,把我吓得躲在一边大哭……

我父亲和那邻居从此以后却再也没有说过话。我更认为这是父亲的错。人生在世,难免会有磕磕碰碰,小事情一笑而过也就罢了,得理不饶人的结果,只能导致别人收回原本真诚的歉意,甚至点燃对方心中的怒火,直到最后升级为互相伤害,这又何必呢?

### 师出有门

蔚新敏

年刚过,三岁的侄子轩轩在幼儿园把最老实的小豆豆给打了,小豆豆正玩玩具,轩轩也想玩,豆豆不给,轩轩就把人家掀翻在地上还踢一脚。

幼儿园老师指定要我去给小豆豆和他家长赔礼道歉。去幼儿园的路上我就琢磨,小侄子轩轩一向规矩矩矩,即使别人打他,他也不敢还手,今天这是怎么啦?到了幼儿园,老师说:“轩轩本是好孩子,说打人是跟姑姑学会的。”我立刻感觉冤枉。轩轩说:“姑姑,这几天你们玩麻将的时候,你总说,打九筒,这个老实的;打么鸡,这个老实,总之,是你说的打老实的。”

哎哟,我的傻孩子,你还真“师出有门”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  
xinfukan2@126.com

# 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89



《盛装》黑白木刻 周德伍

## 缸中岁月长

□庞立群

晨曦微露,母亲已在厨房里忙开了,从水缸中舀水,熟练地淘米,放在灶上熬粥,接着再从水缸中取水刷牙、洗脸。

老屋里的那口水缸有年代了,应该还是祖父那一辈购买的。深褐色,腰圆口大,缸口配了一个圆型木盖,一半固定,一半可以移动。父亲那时正是健硕的年纪,记忆中,父亲会在每天傍晚拎着水桶从门前的小河中取水,一手一桶,走过长长的弄堂,将水缸灌满。彼时的我,还年幼,人比水缸矮小,却也顽皮。我喜欢搬个小凳,俯看自己在水中的小小身影,也喜欢朝着水缸大声吼叫,听那“嗡嗡”的回音。母亲见了总会呵止,毕竟掉进去可不是好玩的。

水缸,宛如家里老伙计,父亲自是善待有加,定期做好保洁。水缸的外壳,父亲时常用抹布擦得熠熠发亮。间隔一段日子,父亲还会选个晴日,倒干水缸里的水,用丝瓜筋仔仔细细地擦洗水缸内侧,除去水垢后,再与母亲一道将水缸搬置阳光下晒干,然后重新注水。那时,放学回家,只要口渴,常会从水缸中舀上一瓢,咕嘟几口喝下。少年人,只管解渴,哪管是凉水

还是开水呢?

岁月流淌,我长大了,水缸就矮了。此后,日常给水缸灌水就成了我与哥哥的事情了。一开始,兄弟俩只能一人一只水桶,再后来,兄弟俩也能像父亲一样了,双手各提一桶。那时祖母还健在,见我们拎桶提水,总是眯缝着眼,笑嘻嘻地说着:小伙子,长大了,有力气了。

用上自来水后,因为偶尔会停水,好长一段时间,家中还习惯使用水缸,备点临时的水。只是不再使用水桶提水、灌水了,母亲会在水龙头上接个软管,直接给水缸注水。经年以后,我们一家陆续搬离老屋。老屋寂寞了,水缸也随之闲置一隅了。但父亲总还记得家里的这个老伙计,每月回老屋开窗通风之际,会顺便将水缸擦洗一下,不至于让它污秽不堪。

春节期间,我回老屋看看,得以与水缸又有了一次近距离接触。轻轻触碰间,颇有几分落寞,光阴深处那些深深浅浅的记忆一下子涌上心头。适逢朋友要开办民宿,水缸倒是有了新的用处。父亲说:“这是以前的居民生活的必需品,请妥善保管。”

唉,当时只道是寻常,而今想来皆是情。

## 压岁钱

□陶崇银

春节前,我经过一个小书店时,看到里面聚了很多人。带着几分好奇,我也走了进去。

原来,来书店买书的是些年逾花甲的老人。平常我在书店很少能看到他们。他们在买什么书呢,能让他们有如此高的热情聚在这个不起眼的小书店里。他们一边在书架上挑书,一边在一起议论。过了一会,我终于明白了一切。

这些老人是在给自己家中的孩子挑选——压岁钱。老人甲说,这些年,孩子的压岁钱越来越高。少则几千,多则数万。过一个年,有的孩子拿到的压岁钱,比工薪阶层一年的工资还多。老人乙说,孩子的压岁钱越来越多,也造成了

## 春卷

□沈玛猫

每年的年夜饭各家都有些少不了的年味,有的是一锅热气腾腾的饺子,有的是一海碗浓油赤酱的咸烧白,我家是一大盘热乎乎的现炸春卷。刚刚过完的新年,我家饭桌上的春卷模样跟往年不一样:金黄的腰身上,每只都系着几圈儿暗绿色的“腰带”。

且说除夕那天,在厨房团团转的我,临近中午才意识到没提前预备春卷皮儿,急得赶紧出门。连续跑了附近的大菜场、大超市,都一无所获。一家面食摊劝我:这个点儿别跑了,有皮子的之前就卖光了,现在大家都收摊了。回到小区门口,不抱任何希望地走进边上的小卖部,天!收银台上不就是一包春卷皮儿嘛!又惊又喜。收银小姑娘说,这春卷皮是亲戚早上从一家大市场买来的,但自家也不会弄,要是你要就卖给你吧。天上掉下叠

孩子之间的一种攀比现象,容易让孩子走入一些误区。老人丙说,现在的孩子物质世界非常丰富,不愁吃、不愁穿,不知道比我们小时候好多少倍。但我总觉得孩子的精神世界还是很空虚。闲暇时间,不是在家看电视就是打游戏。而过年给孩子送一本有意义的书,则代表了他们老人的一种心愿,也承载了对孩子未来的一种期望。

听了老人们的一番话,我也感慨万千。是啊,过年给孩子压岁钱是一种传统风俗,无可厚非。但如果送孩子一本有意义的书,则会滋润孩子幼小的心灵,影响他们的一生。

离开书店前,我也挑选了几本书。那是过年送给我外甥和侄儿的。

春卷皮儿!如获至宝,我怀揣着皮儿美滋滋地回了家。

等一切准备就绪,炒好美味多汁的酱肉丝儿,切好寸许长的韭黄蒜叶儿,郑重地揭起一张皮儿——手感不对!本应薄如蝉翼的嫩皮儿,怎么又厚又硬?不死心,包进肉丝韭黄,两边一叠一卷,彻底傻眼——皮子厚实,根本卷不起来!手一松,皮子就恢复原样。跟老公一番讨论后觉得,这应该是某种卷面饼,专门卷菜吃的那种,跟春卷皮只能说看起来一样,手一摸完全不对。难道这个除夕,年年都要吃的春卷泡汤了?突然灵光乍现,跑进厨房找出一包干海带丝,抓出一把来泡水。稍经浸泡的海带丝细长柔滑,扯一根出来,哟,有韧劲儿还能打结,能把不服帖的皮子捆得老老实实动弹不得!于是这一锅特殊的“系腰带春卷”顺利下锅……

要问味道怎样,确实口感硬了些,但也是一番风味!